

護國軍苦戰川南記 (二)

楊森

我從納谿率部挺進到這裏，路程已經相當遠了。距瀘州只隔一江，真是孤軍深入，何況我這支隊伍只有二百多人，想想還是謹慎將事，不必冒險。我下令就地露營，我以一連人扼住這座小山，

一旦敵軍來犯，我就可以發揮作用，至少也能掩護，使本軍在我後方，有從容部署應戰的時間。營地還沒有分配好，牛背石方面傳來疏落的槍聲，有槍聲就表示有接觸，有接觸就一定有我

方的部隊，我必須取得聯絡，達成增援任務。因此我立刻變更命令，率隊下山直撲牛背石。

到達牛背石附近，據報又是一個空市集，民屋數十，聞無人跡，而那疏疏落落的槍聲，還在更遠的地方響着，暮靄四沉，而那槍聲則似乎越來越稀，越來越遠，考慮再三，我決定就在牛背石宿夜。是夜無星無月，四野寂寂，連雞鳴犬吠的聲音都聽不見。

棉花坡的激烈一仗

翌晨，總司令的傳令兵找到了我們，他說蔡總司令見我的位置過於突出，非常關心我的安全，因此令我即刻退回。當時，前方不見敵蹤，槍聲又很遙遠，照道理應該前進，探查清楚。忽然，又一個傳令兵匆匆趕來，他說總司令命令，務必即速後撤，我無可奈何，只好率部回到納谿。

我正和蔡松坡研判當前敵情，第三梯團第二支隊長何海清也回來了，他的部隊亦已完全轉進，蔡松坡問他：

「前方情形到底怎麼樣？」

何海清一攤手，答道：

「前方並沒有敵軍呀。」



護國第一軍司令部。

這樣的情況實在令人困惑，伍祥楨獲勝了，他們會不會擇一個地點渡過長江，繞過我們的陣線，出我不意，直搗我軍後防？因此蔡松坡又驚疑不定的問他：

『敵人會不會渡過了江啊？』

『不知道。』何海清又搖搖頭。

蔡松坡請大家儘管發表意見，研判敵情，並且提供有效方案，以便決定行止。

護國第一軍總參謀長羅佩金



次面對面的戰鬥，決一勝負。

蔡松坡決定就在距離納谿四五里路的棉花坡一帶，佈下防線，俟機出擊，一面在納谿後面三十里的茶堂子一帶，構築堅固陣地，以備不測。這樣，無論進攻退守，都有準備。

部隊紮定，老百姓壺漿相迎，自動的送水送飯，犒勞義軍。我和幾位由瀘州退出的老人家談起北軍來，人人咬牙切齒，恨之入骨，爭先恐後的向我傾訴北軍姦淫燒殺，種種罪行，但凡他們所到之處，民間財物擄掠一空，女人不分老幼，一路裹脅到前線戰場裏去，一面打仗，一面公然在戰場裏宣淫作樂。後來兩軍交綏，我們向前挺進，果然在北軍壕中，發現有女人衣物，茵褥草荐，東一處西一處的堆放，這才相信世間果有這種風紀敗壞的軍隊，從此我對護國軍的前途更具信心，因為我不相信如此殘民以逞的軍隊會打勝仗。

其後方知，北軍的奸淫擄掠，竟是爲了提高士氣的一種卑劣手段。

防線部署完成，一兩天後，斥候回報，敵軍果已大部過江。蔡松坡立刻下令各就陣地，然而就在這時，北軍主力，張敬堯的一整個師，人槍足有兩三萬，已經在我軍正前方逐步南移。

張敬堯的第七師還有吳佩孚的一旅素稱北洋勁旅，武器精良，配備齊整，火力尤其熾旺。他要是按照正統作戰方法，步步進逼，再派一支別隊側擊我軍兩翼，乘勢深入，截斷護國軍後路，當時的情形，鹿死誰手，

真在未定之天。

天幸張敬堯不此之圖，他把部隊全師展開，想憑壯盛軍容和優勢的火力，一下把我們壓垮。當時的戰線，右抵永寧河的雙河場，左接揚子江，長達三十多里。而我方楊素、鄧泰中兩支隊，已被蔡松坡調去攻敘府、屏山，所以首當張軍其衝的便成了趙又新的第二梯團，朱德和金漢鼎，其時尙是營長。張敬堯軍一再衝鋒，這邊槍砲齊作，埋頭一陣苦打，如此幾次三番，張軍死傷不少，可是我們已經發生了最嚴重的問題：子彈不多了，總司令部變急緊張，簡直無計可施，記得打得最凶的二十六、七兩天，後勤部門的彈藥幾於告罄。那一連多日的相持戰裏，護國軍陣亡營長兩員，連長十餘位，士兵一千餘人。高級軍官，自總司令以下，我們每天都在前線督陣殺敵。

在二十餘里長的陣線上，苦打纏鬥二三十天，雙方傷亡都很慘重，然而最糟糕的，還是我們自己，部隊子彈打光了，就好像人身上沒有了血，空手赤拳，無法抵禦槍林彈雨。迫不得已，三月八日蔡松坡忍痛下令退守茶堂子陣地，納谿又復淪於敵手。

總司令退駐大洲驛，留一連人在茶堂子一帶拒敵，爲了安定軍心，不使敵軍識破我們彈盡援絕，軍中一些下級幹部，用爆竹點燃，置入洋油桶內，乒乓兵響得跟真的一樣。其實，張敬堯這時明明知道我們子彈太少，不敷一戰，但是，他因爲自己所部死傷奇重，急於退回瀘州整補，圖有以保全本身實力，自此，兩軍又形成僵持局面。

蜀道崎嶇風尖如刀

以雙方情況論，張敬堯麾下有一師，吳佩孚的一旅，此外李長泰還有一個旅駐守合江。而我部當時可以作戰的部隊，還不足三千之衆，而且餉彈俱缺，無力應戰，若是張敬堯繼續前進，而以李長泰沿赤水縣河向敘永挺進，護國軍的前途，簡直不堪設想。乃張敬堯竟出人意外，按兵不動，相持數月，造成最有名的納谿棉花坡之役，爲中國著名之一戰，也是護國成功，促使袁世凱取消帝制的一戰。但我身歷其境，當時情況，實則不過如斯而已。

其後方知，張敬堯身爲北軍前敵總司令，他所以紮住陣脚，虛擲時日，與護國軍相對峙。後來還明遣使者，暗送秋波，和蔡松坡一再進行談和停戰。那正是由於爭權奪利，爾虞我詐的北洋軍閥對袁世凱的離心離德，居心杯葛。原來，袁世凱一手提拔的北洋諸將，對於袁世凱的洪憲稱帝，基於個人利害觀點，祇有反對而絕無贊成之理。這個道理很簡單，袁世凱躋登北政府總統寶座，將來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換舊人」，無論如何，北洋軍閥從大到小都有更上層樓的機會。如今袁世凱一旦龍袍加身，羣僚三呼萬歲，那他們拚性命打下來的江山，眼看就要成爲袁世凱的家天下了。萬世一系，世代罔替，袁世凱的部下就永遠只有俯首稱臣的份。此所以，袁世凱稱帝的消息一洩漏，他手下的三員大將，王士珍明哲保身，淡泊明志，段祺瑞蓬蒿退志，一再

稱病。馮國璋則近水樓台先得月，利用他遠離北平，袁世凱鞭長莫及，聯絡南方討袁各省，首鼠兩端，大有舉足輕重之概。跟辛亥當年，袁世凱在革命軍和清廷之間，左右逢源，漁翁得利，所施的手法如同一般。

由於左右親信心腹叛親離，人人有異己之心。命段祺瑞指揮對南用兵，段祺瑞告病請假，閉門不出。調馮國璋分駐蘇皖贛三省的北洋部隊，馮國璋給袁世凱來個陽奉陰違，不理不睬。這才逼得袁世凱心憂如焚，無可奈何，他只好「御駕親征」，用統率辦事處的名義，自己來指揮對南軍事。同時又因爲深知北洋團體已面臨土崩瓦解之勢，最低限度，如果他再要想當皇帝的話，那他就很難調度得動了。因此之故，他才命他的大兒子袁克定出面，成立模範團，編練新軍，再建立一支他能確切把握的部隊。殊不知這樣一來，反使北洋各級將領，人人自危，個個都有「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」的疑慮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怎麼還會有人肯替他拚命打仗咧。於是，儘管袁世凱封爵、陞官、犒勞、重賞、濫發勳章，嘉獎勉勵的電報，好像雪片一般的飛到前線來。可是，張敬堯却一再的和我們談判停戰，停戰期滿之後，尤其延之再延。曹錕則始終只派吳佩孚的一個旅，接受張敬堯的指揮。四川督軍陳宦，更是和蔡松坡將軍信使往返，絡繹不絕。

所以，當時我們在川南前線，雖然三面環敵，處境相當的危險，但却由於袁世凱的北洋軍無心再戰，在逆流之中反倒安如磐石。日子，就這

麼一天天的打發過去。

再說當時的情形，川南三月，春寒料峭，護國軍孤兵苦戰，歷時兩月之久，簡直得不到休息的機會。前敵聲勢坐大，後援杳無音訊，進既不能，退亦弗可，大家日處愁城，唉聲嘆氣。最窘迫的時候，糧秣發生問題，每天的伙食，都要東挪西湊，傷透腦筋。雲南方面，護國第三軍始終未告組成，又發生了龍繼光由廣西進犯，其子弟鄉人在逢春嶺募兵召匪結爲內應，攻陷箇舊蒙自的事件，股匪楊啓元，更自西昌、會理入侵滇北，一路打到昆明以北二百餘里的地方。唐繼堯正在病中，分兵征剿，險象環生，根本就抽不出力量支援我軍。蔡松坡無可奈何，甚至寫信給他家鄉的好友，遠作將伯之呼，希望他們借點錢來維持軍餉。

羅佩金時任參謀長，但是此公習氣很深，頗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之概。蔡松坡事必躬親，孱弱身軀於是愈顯不支，每天夜晚，槍砲之聲大作，他只好請我出去代爲巡視，因此我經常和他寸步不離，他聽到外面戰況緊急，用腳輕輕的踢我，將我喚醒，披衣出去。而唯有在我出巡的那一段時間，他方能够安心的闔眼睡上一覺，勤務兵告訴我，偶或總司令突然醒轉，一定高聲的問：『楊參謀出去了沒有？』當他聽說我還在外面，他立刻翻身再睡。我見他食少事繁，病勢漸劇，爲了使他多睡些時，總是故意在帳外多作停留。

內憂外患，交相煎逼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蔡松坡內心的憂急苦悶，不問可知。他不善詩，却

在此時寫了兩首『軍中雜作』，其詩如下：

『蜀道崎嶇也可行，人心奸險最難平；揮刀殺賊男兒事，指日觀兵白帝城。』

『絕壁荒山二月寒，風尖如刀月如丸；軍中夜半披衣起，熱血填胸睡不安。』

那一天，劉存厚忽然有了消息，他派人來通報，說是北軍第八師李長泰部，已經全部進抵合江，這個消息果若屬實，我軍即將腹背受敵，進退失據。蔡松坡聞訊以後，焦急萬分，他請我到貴州仁懷方面去看一看。

當時，正面之敵張敬堯，忽然全師撤退。事後據他自己宣稱的理由，是因為護國軍驍勇善戰，鬥志旺盛，他不得不暫時後撤，以避我鋒。說起來真是天曉得，當時陷於絕境中的我們，鬥志雖昂，那塊有槍無彈？事實上，張敬堯只要再吹一次衝鋒號，說不定我們全都完了呢。——張敬堯退兵的真正原因，是他已獲密報，護國軍義旗一舉，全國響應，袁世凱大夢初醒，他已經準備退位不當皇帝了。

當天我懷着亦喜亦憂的心情，帶幾名弟兄，到合江附近的一座小山，登臨山頭，才知道山裏有一座廟宇，名法王寺。寺中住持和我接談，發現我也是四川人，十分高興，我問他合江城裏有沒有軍隊？他說有啊，有好多好多的北軍呢？我就知道李長泰師進駐合江屬實。我再問老和尚：這裏會有敵軍的偵探來過嗎？

老和尚搖搖頭，他說：

『所有從合江通往本山的道路，都給我們切斷了，北軍看到山上只有我們這個廟，他們也不

以為意。因此他們一直沒有派過人來。』

老和尚從容鎮靜，拒敵有方，我很欽敬的望他一眼，他却報以深沉的一笑，反說：

『不過，他們派有人在赤水河上放哨，大概他們最注意的還是那一條路吧。』

他只差沒有說明，他這位出家人也是一心向着護國軍，同時，我揣摩他的語氣，玩味他寥寥數言中的話意，老和尚不是等閑之輩，他有膽有識，還相當的知兵。於是我趁機提出要求，可以在他山上設一個連絡站，以便雙方交換消息。

所謂雙方交換消息是句門面話，因為老和尚是位智慧深沉的人，涉及塵寰兵刀陣仗的漩渦裏去，這話不能跟他明說。但是我想我的用意即使不說他也明白，利用小山俯瞰合江城池附郭，以及蜿蜒赤水的有利地勢，請他替我們監視李長泰大軍的動靜，一有消息，立刻馳報，這樣就可以免除護國軍的東顧之憂。

果然，老和尚一口答應，我高興萬分，向他合什稱謝，隨即下山，沿着赤水，越過川黔邊界，一路哨探到貴州仁懷縣境。那仁懷縣的西北角上，就是以茅台美酒譽滿天下的茅台鄉。

陞任二梯團參謀長

找到了仁懷縣長，詢問敵情，縣長說北軍的偵探還不曾到過仁懷縣境，不過不管他們來與不來，仁懷早已有備，縣裏的一支團練，槍械精良，目前就駐守在赤水河邊。我曉得茅台酒使許多

人大發其財，爲了保護財東的身家性命，這一支民間武力必然大有可觀，於是我和縣長相約守望互助，共禦北軍，並且告訴他合江城外法王寺裏我們已經設了連絡站，請他多多利用，儘量協助，他一一應諾，我才告辭離去，回到大洲驛司令部。

回大洲驛時，獲悉蔡松坡因爲當前還有殘敵，而當時我軍位置左邊就是長江，右邊是大渠壩驛，只有我軍一連駐守，敵軍只要一營兵，抄襲後路，我軍即將無路可退。同時楊蔡軍隊攻佔的敘府告急，因而蔡松坡連日正計劃將部隊逐漸的移往敘府，向楊蔡鄧泰中兩個支隊靠攏，俾以互作聲援。敘府是楊蔡親率敢死隊打下來了的，他們漸向自流井前進，勢將切斷了成渝之間的交通。袁世凱聞耗大驚，下令魏奪伍祥楨川南鎮守使職，加派馮玉祥一旅，朱登五的五個巡防營，以及陳宦的親兵兩營，分兵四路，增援敘瀘。

西路情況緊急如此，北軍却又在各路兵馬齊集之後，忽然停止前進，護國軍中，雖然有人預料敵軍必有內變，但是仍舊難免驚疑不定，徬徨失據。就在這極端苦悶，進退維谷的時候，我適時回到司令部，報告東路搜索連絡情形，蔡松坡驟聞佳音，興奮莫名，他對我在此短短時間之內，做了這許多事情，以及我種種的做法，都推崇之至，備極讚揚。他向司令部高級人員分析：我在法王寺設置連絡站，自此東路軍情可以瞭如指掌，制敵機先，而我使護國軍與仁懷縣地方連絡，除了得到一股實力的奧援，同時今後不論攻守，尤將獲得於我有利的警戒。

那一天蔡松坡一掃眉宇間的陰霾，英氣勃勃，笑逐顏開，強敵環伺，他竟動了遊興，邀我和總部重要人員，放舟江上，逍遙半日，途中大家盛道今日的否極泰來，於是有人請他留一紀念。蔡松坡欣然首肯，叱舟傍岸，就在一塊大岩石上，親筆題下『護國岩』三個大字，並將護國起義經過，撰文勒石，期諸久遠。這一塊護國岩，至今也有半世紀的歷史，想它應仍完好，其歷史意義殊為雋永。

綜計蔡松坡自民國五年元月入川，首義護國之役，到同年八月病重赴日就醫，半年多裏，親冒矢石，攻堅摧銳，而且以抱病之身，應付彈盡援絕，糧精不繼的艱困局面，恐怕也只有這半日江上之遊，他的心胸輕鬆愉快，神采歡容略現，那半日，才是他最悠然自得的一小段時間。如今追憶他當時的聲音笑貌，轉覺惘然。

東線立功以後，蔡松坡調升我為第二梯團參謀長，第二梯團長是趙又新。趙又新，原名復祥，又號風階，雲南順寧人，日本士官學校畢業，辛亥九月雲南起義，他在臨安步隊第七十五標任教練官，九月初九日蔡松坡在昆明舉事，一戰成功。十一日趙又新便聯絡臨安紳朱朝英，將七十五標統帶趕跑，舉兵響應。蒙自關道龔心湛，令南防督帶孔繁琴，去打趙又新，兩軍血戰一日，趙又新斬孔繁琴，清兵潰散，龔心湛怕死，和臨沅鎮孔慶塘一同逃走，當他逃走之前，適值雲南鐵路公司的股款，從湖北運到蒙自，而龔心湛除了自己竊用十萬元，並令其員司、兵丁、衛役任意取攜，軍械局的槍彈，也都自由分散，老

百性乘火打劫者，不知多少。至此，蒙自亦為趙又新光復。蔡松坡電令趙又新為南防陸軍統領，朱朝英為臨沅鎮總兵。

護國軍興，趙又新也是參加歃血加盟的滇軍將領之一，他的部隊，被編為護國軍第一軍第二梯團，他那一梯團下面共轄兩個支隊，一為後來

成了共匪第二號頭目的朱德，一為金漢鼎。

金漢鼎這個人忠實勤慎，朱德則詭秘狡詐。

朱德是四川儀隴人，畢業於雲南講武堂，下部隊後，由於作戰有功，很快的由排長陞為團長，駐紮時更升旅長。他家境貧困，在家鄉有原配妻室，到雲南後又娶了一個小旅館老闆的女兒，姓蕭。後來跟滇軍打到



雲南都督府的依飛軍，實即都督衛隊

瀘州，他再討一位姓陳的姨太太，我們全軍駐防川南時，他的妻妾都不在身邊，閑得無聊，他便附庸風雅，在當地成立詩社，邀集些騷人墨客，三日一小敘，五日一大會，很作了些舊詩。(未完)

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

楊森·李寰等著

現已出版定價十八元

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，及延年益壽之術，極為精彩，深具學術價值。已輯印成書，列為中外文庫之第三種，歡迎購閱。
定價拾捌元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(郵票通用)